

礁石壁立的玉包港沿岸,40军渡海加强团与敌人展开激战 二十公里海岸线上的分散登陆

本报记者 丁静

“这里能登陆吗?”来到玉包港渡海作战纪念碑下,望着礁石壁立的海岸,大家不免心生疑问。

的确,这里与以往人们印象中的登陆点大不相同,不是一望无际的沙滩或者泥泞难行的滩涂,而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,海中涌起的浪花不断在崖底撞成细碎的水气。

“40军渡海加强团就是从林诗港到红牌港一带20公里的海岸线上登陆的,这一带的峭壁一般都有六七米高,有些甚至能到10多米。”澄迈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邓日光指着玉包港东西两侧的地形说道。

漫长的海岸线上,40军118师渡海加强团的81艘木船分散登陆,在没有通讯工具的情况下,战士们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奔到哪里,终于按照预定方案成功登陆。1950年4月16日,解放海南野战军主力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开始后,43军2个加强团又在玉包港重现这一登陆奇迹。

偏离航向随机应变

“船队已到达哪里?离登陆点多远?”1950年3月27日凌晨5时许,人民解放军十五兵团40军118师渡海加强团指挥船上的发报机不停地响起,40军首长的询问不断隔空传来。

原来,在3月26日晚7时许,40军118师一个加强团2991人在,在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,分乘81艘木船,从雷州半岛灯楼角扬帆起航,浩浩荡荡地向预定登陆点临高角进发。

40军渡海加强团起航时,正是东风西流水,顺风顺流,船行似箭。哪知下半夜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,海上又升起了漫天大雾,船与船之间的联络信号失灵,船队中有43艘船分散漂流。

面对首长的询问,刘振华和马白山也无法回答,他们一时也搞不清楚船队航行到了什么地方。

这时,正前方迷茫的海面上隐约显现一条条朦胧的山廓,仔细辨认之下,确定正是海南岛的沿岸,而这时,右前方的远处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。

刘振华问马白山:“怎么回事?”马白山说:“可能是接应部队在临高预定登陆点和敌人打起来了,我们对岸的海岸可能是澄迈县的海岸。”

一位来自海南的船工说,从现在的船位到临高,按这样的风速,要走3个小时。

天色渐渐放亮,再拖延下去,渡海加强团



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碑。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

将在海上失去夜色的隐身屏障。这时,对面岸上的敌人已经发现船队,机枪向渡海船队扫射过来。

“向临高方向前进来不及了,马白山立即向刘振华提议:以变应变,就地登陆为宜。渡海加强团迅即作出决定,在对面的海岸强行登陆。”邓日光说。

误打误撞就近登陆

在玉包港渡海作战纪念碑旁,仍保留着一座地堡。地堡深入地下2米多,墙壁用大块石头砌成,约10厘米厚的大门使其与外界隔绝。地堡里十分阴暗,唯一的光源,就是两个直指海面的1号口,海面上的渔船一望无际。

然而,61年前这里的任何一次“望”,都是对渡海部队的致命威胁。更何况,当时布置在沿岸的不是敌人孤立的地堡,而是一个地堡群。

此时,渡海加强团指挥船隐约看到一处突起的高地,也发现了水面上漂浮着敌人设置的爆炸性和非爆炸性障碍物。指挥船巧妙地绕过这些障碍物,向对岸驶去。

没顾得上查明登陆地点,渡海加强团向40军首长发去6个字:“我们立即登陆。”

“战斗打得非常激烈,不到5分钟,指挥船就中了几十发子弹,不断有水手负伤。”邓日光说,离海岸20多米远时,352团政委邹平光率先

带领船上仅有的一加强排跳下水去,很快攻占了岸上一个大地堡群。

顾不得多说,刘振华从警卫员曹凤信手中拿过卡宾枪,和马白山带着指挥部的十几个同志,也涉水冲到岸上。

一上岸,就准备按事先规定,用无线电与上级联络和实施指挥,但是报务员上岸时就牺牲了,敌人见船只快靠近岸边,射击更加猛烈起来。这时敌机也加入战斗,朝靠近岸边的船只投弹扫射。

没顾得上查明登陆地点,渡海加强团向40军首长发去6个字:“我们立即登陆。”

“战斗打得非常激烈,不到5分钟,指挥船就中了几十发子弹,不断有水手负伤。”邓日光说,离海岸20多米远时,352团政委邹平光率先

带领船上仅有的一加强排跳下水去,很快攻占了岸上一个大地堡群。

顾不得多说,刘振华从警卫员曹凤信手中拿过卡宾枪,和马白山带着指挥部的十几个同志,也涉水冲到岸上。

一上岸,就准备按事先规定,用无线电与上

级联络和实施指挥,但是报务员上岸时就牺牲了,敌人见船只快靠近岸边,射击更加猛烈起来。这时敌机也加入战斗,朝靠近岸边的船只投弹扫射。

没顾得上查明登陆地点,渡海加强团向40军首长发去6个字:“我们立即登陆。”

“战斗打得非常激烈,不到5分钟,指挥船就中了几十发子弹,不断有水手负伤。”邓日光说,离海岸20多米远时,352团政委邹平光率先

带领船上仅有的一加强排跳下水去,很快攻占了岸上一个大地堡群。

顾不得多说,刘振华从警卫员曹凤信手中拿过卡宾枪,和马白山带着指挥部的十几个同志,也涉水冲到岸上。